

事標然可畏其始終施為氣象無一不本於人情合於大道未嘗假託包茅不貢伐原示信之言其致人信服歸所侵邑亦皆誠意所感非若楚之面從晉之強入然則此豈他人之可能哉非聖人必不能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

禮

君臣之禮

史記韓信始歸漢因數與丞相蕭何語何奇之為言之王以為大將至是欲召拜之何曰

特六

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信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漢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受命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錄曰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類如此夫

以溺冠毀儒輕士善罵不知其幾向使薄蕭何之說甘兒戲之事則人人未必改觀諸將未必皆服而王亦未以為得信晚也孰與爭天下哉此將將之術祇在於一時轉移之間雖未純乎三代之禮母亦當時之所罕也錄之

漢王既為天子乃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劔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進說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

特六

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今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

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叔孫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錄曰愚觀秦滅漢興之際乃有魯之兩生

孰謂鳳翹麟角不見於秉禮之國乎夫儒者之標準莫先於周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周一代禮樂待周公而始定固所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也矧炎漢之興不階尺土與肇基王跡者全殊溺冠

特六

慢儒與積功累仁者迥別寬仁大度有矣淪肌浹髓則未也除殘去暴有矣燕及皇天則未也雖以文帝為之子無惑乎其不違世祖為之孫為在乎其有具漢家之禮樂兩生已付之浩嘆矣論者徒以賈生之

請太息於絳灌而文學之議不逮於魯卽殊不知所招者非公孫弘則倪寬主父偃非公孫卿則壺遂司馬遷設以數公副二帝之選創一代之制亦不過叔孫之濫觴耳安能建禮樂之本乎然則兩生者非但

魯之表表其漢之麟鳳不可再見者歟

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用叔孫新儀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廷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又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賜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盡

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高帝喜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尊也

錄曰帝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是稱善叔孫通曰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貴觀其氣象則便無放勳董華之底至亦豈如皇

王丞哉之齊信者乎

高后八年九月己酉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倉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

安侯頃正后琅琊王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

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勿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請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

錄曰愚觀迎代之禮而知大漢之氣象猶爲可觀乎夫迎帝者勃也讓帝者文也故知君之不可以強也居中者弘也居外者代也故知子之不可以徒也即夕入未央宮遂坐前殿故知始之不可以不正也秦

高帝宗廟諸侯萬民皆以爲宜故知統之不可以不大也此春秋之義也至霍光之時遣宗正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封爲武陽侯後即帝位則雖有東向之讓三南向之讓再將安施乎此其文愈

多而禮愈窒氣象尤不侔矣

帝既即位值絳侯朝罷趨出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蓋莊丞相益畏錄曰此賢君必恭儉禮下與霍光驕乘而宣帝苦刺在背者異矣惜其臣袁盎不能克廣允恭克讓之旨反以驕主爲言俾其君真有堯舜之資而未勝韓彭之俗終不免於逮繫戮辱未必不自袁盎之言啓之也嗟夫以帝之至誠馭下勃之重厚父聞始之莊敬如此終之自殘如彼尚何後世君臣欲其終始無負不亦遠乎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

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與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錄曰小畜之卦也以乾之剛健而為柔異

得六

五

所畜聖人係之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陰陽和而後雨澤降猶上下交而後事功成也以帝操制作之柄而安於謙讓未遑生乘有為之資而感於年少生事豈非天未欲平治天下歟然君子以懿文德者

蓋道德經綸之業非一朝一夕之故孔子不云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苟生安於此義益務沉晦潛韜之行以期於厚積遠施則豈無大畜尚賢之君以武去帝殆不多也奈何以二十

方餘之年多為痛哭自傷之狀懷沙鵬鳥之賦無乃太促乎此生之所短非人之所疾也

誼治安策曰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

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士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迨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

憚不投况於貴臣之近主乎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首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使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縲之輸

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衆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簞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

得六

六

曰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屬

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慮繫獄卒無事實故以此議上上深納其言

錄曰誼之言至是有駿帝亦深納之矣蓋

不曰吳公治行天下第一歟苟以前之所陳責之吳公不効則罪其所舉漢廷之禮未必若是之草創也時去古未遠周禮之作用必有能述之者厥後正朔或更服色差辨而官名禮樂不可復見於後世豈非

千古之至恨而絳灌不可遣之大罪歟甲屠嘉為相時鄧通方愛賞賜累鉅萬寵幸無與比嘉嘗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

得六

七

誼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辭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

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錄曰愚觀申屠嘉之事而嘆漢廷之禮猶可言也夫弄臣者人主權寵之所歸也請託出於其門關節在於其口大臣苟有不

振望風俯首者多矣矧於蹶張之夫非咸有一德之輔而能正朝廷之禮過不臣之心帝豈終於未遑者哉至董賢冒三公之位絕炎統之傳上下為之甘心安能持節召乎此時學校雖興辟雍雖作不可與言

禮矣

武帝時大將軍青貴幸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發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錄曰此可見帝之良心即所謂不學而知不應而能者非有所勉強安排也推此心而充之可以事上帝矣惜乎不能凡事致曲而弘之忌湯之嫉帝之心隨喪矣此漢

唐以下之通患所謂允恭克讓者安得不寥寥無聞也歟

元初五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懼焉其令禮官觀樂典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

博士

八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誦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錄曰武帝之初嘗舉趙綰王臧矣以太后不悅儒術而罷也又嘗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矣以相如辭賦臯朔詆諆而止也至是欲導民以禮為天下先此正申公力行之時也弘奈何復置博士弟子文學掌

故雖多亦奚以為乎使當是時賈誼尚存以其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之言道之則必有不凡之建非但太初之制作而已惜乎長沙不返曲學斯興徒使公孫卿壺遂之徒得行其議而造端託始之論顧

為長說也嗟夫

禮書曰武帝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今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辦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

特六

九

民而作遺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如子孫何化隆者闕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

錄曰愚觀武帝之世儒術之言何其謬哉漢興至是已及百年黎民醇厚幾至刑措雖兩生復起可與有為之時也尚何人各為說耶是時徐樂倪寬亦可謂知言矣樂之言曰賢主獨觀萬化之原寬之言曰天

子建中和之極無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帝惟多愆之故以是咨起不就歷十餘年而夏時之正泰俗之變翻然改蓋亦可見雄材大畧其與紛紛制作不可同年語也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

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

基也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治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濶吉遂謝病歸

錄曰以古之跡終焉者天下將治則禮樂為實用天下將衰則禮樂為虛文以帝之褒王成賞黃霸綜劾名實何有於還舊禮明王制哉而顧謝之曰迂至成帝之時乃建唯辟設序序陳揖讓水冠則何益哉以是知日不暇給規模宏遠者願治之本體而禮文驕屑元氣不存者漸衰之末務綱目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稽古式典備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也錄曰平帝元始四年嘗起辟雍矣不錄此

何以錄光武有志於興復古禮內建學校外徵處士皆西京未暇為者且于干戈倥偬之際寇盜縱橫之時則固可嘉矣抑帝少與嚴光同學及物色而至此非常人人亦敬信服之何不以教太學乎一君一師

儷美同德宜無不可留矣而迺拜為諫議吾不知一代師表何若人歟以愚視之蓋無有出於光之右者矣

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詣嘉德門令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蓋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奏上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一篇冠

錄曰漢叔孫之制禮君子不能無遺憾也褒後纂之晝夜研精寢則懷筆札行則習文書及其措之制作又雜以五經識記之文然則非叔孫之文乃時王之制也夫禮

之大原出于天具于人心聖人一言教之曰毋不敬褒既沉吟專思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其毋不敬乎儼若思乎安定詞乎識乎識乎不可以為典矣

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鄉射食饗合

舉與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此也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

11.0514.4.D.7-3

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附六

三

錄曰愚觀歐陽子之論萬古之至言也夫先王制禮以其所躬行實踐措之以辨上下定民志又以其會極歸極發之以事天地和萬民本於身心性情之間以立節文體用之則安得不出于一而何有於不達

也自秦以下無天德以為之本王道以為之用其於節文遺則罔知攸措甚者登降之不知尊卑之無序其愈趨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慚德多矣又安能建中和之極而使禮樂刑政不出於二哉此古今

判渙之原禮樂盛衰之始為人上者不可以不察也

通鑑貞觀元年春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

彛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錄曰夫子嘗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夫以武之應天順人又得周公制禮作樂尚有

附六

三

水盡善之歎帝雖能除隋之亂尚多慚德政治之美僅可小康封德彛從而誦諛至于禮樂不及政刑武功優於文德是何心歟德彛失言折而貽笑於千古之下矣

王珪魏徵昔之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

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復忍事舜之意耶上大笑着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嫻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

頰色乎

錄曰愚讀易之中孚而觀王魏之出處未嘗不喟然嘆也夫隱非負荷之器而徵珪事之所謂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一旦幡然改圖明以投明斷以資斷所謂鶴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安得不盡心所事乎向使不遇英主不過停庸之賤而已所謂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徵蓋不能不恣其嫵媚也豈非君子之幸乎哉

七年春正月莫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本名秦王破陳樂更名曰七德舞是也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太宗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使觀其故主能不傷乎瑀謝不及時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故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錄曰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衆太宗庶幾與人與衆者矣微不推明其意而輒俛首不觀○乎孟子之尊齊王者歟

十二年帝還宮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

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又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徵曰往以未治為憂故德

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

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可得聞歟

○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或曰太厚曰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

司戶柳雄妄訴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諫脩洛陽宮

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若不自知耳

錄曰觀易之吉凶消長可以知諫詳之進退得失也漢屈群策高祖以大度臨之其所用於漢者即其所棄於楚者也易曰東

隣之殺牛不如西隣之榆祀實受其福其漢祖之謂乎唐懲隋亂太宗以重賞徵之其盡忠於唐者即其諛佞於隋者也易曰不過其祖過其祖不父其君過其臣其太宗之謂乎然重賜之間不可以繼惟以至

公處之無我臨之庶幾無始勤終怠之弊矣抑太宗之世君臣宴會不以盤樂怠傲

自安惟以用諫脩文相屬可謂能知自強者矣此貞觀之治所以煥然可觀也錄之

○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

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

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中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錄曰以生日陪劬勞者人子愛慕之情也因生日致頌壽者臣子忠愛之願也唐之

此禮未為過舉但說與乾曜未嘗發於本心之誠特因上之宴賜故效此以容悅耳

非若天寶祝君之懇至也及明年二月復令百官選勝行樂又近於流連荒亡者矣

當今禮以義起專為

萬壽聖節而特罷選勝行樂得其中矣

肅宗即位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悍大將管崇嗣在

朝堂荷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將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

廷始尊

錄曰日金鑑之後唐之宗社板蕩矣勉以

宗尚文聖勉為氣象當與人殊其尊朝廷待習時月言之間非有範圍周旋之可使

帝因是而知承運之不可苟幾微之不可

忽加勉以大任時舉而揮彈之奮其乾斷

以折武夫悍將之氣不使掃桿得凌主帥節度廢立得由軍士異日藩鎮之禍不知

是也徒務姑息為恩不知漸不可長獨一李勉如唐室何故觀上之特原而知唐之

不振矣惜哉

舊唐書德宗尊郭子儀為不師號尚父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合兵之

任鼎定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重展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

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為師增周公之位具官汾陽郡王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藉其驅除安社稷何有於絳侯定羗戎無踰於

充國絳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敵六高今古名譽美狄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七

錄曰夫有謙光之德而後有至顯之號尚父者周所以尊太公也由漢歷唐惟子儀當之而無愧若王行瑜劉守光逆虜之魁耳錢鏐雖有保障吳越之功加于一方則可加于天下則未也

綱目肅宗寶應元年秋七月郭子儀入朝以程元振忌遂留京師代宗大曆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囚子郭曖待罪十二月郭子儀入朝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發其父塚不較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以元載告魚朝恩謀不利不聽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增朔方卒十年春郭子儀入朝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

十三年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至是凡七書法曰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愧之多矣錄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夫子書朝子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而肅代二十餘年之間朱子書子儀入朝凡七且目不絕

書人不絕談莫非讓德之美反已之實此所以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者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子繫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其令公之謂夫母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

弘道錄卷之三十

禮

君臣之禮

宋記太祖皇帝常讀二典僕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投鼠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法理深害多得貸死惟臧吏棄市未嘗容貸

錄曰此宋朝家法過漢唐後世鮮能及也夫禮義廉耻人主所以鼓動維持舉末世於三代之隆者縉紳之所以異於閭閻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君子之所以別於凡民所繫蓋不細也至於臧吏尤為至切一有所犯率至不宥所以終宋之世雖臣下有罪苟非臧犯法當竄逐人君自請與一善地未聞有受杖而斃受戮而奪者豈非祖宗用心之厚子孫守法之善乎

太宗嘗召翰林學士嘗儀草制儀至苑門見上岸憤蹠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